

# 传统的进化和创造在认同和建筑环境中的作用

梅尔拜 索尔维格 德国

**摘要：**传统通常被简单地描述为一种过去和一种静态的现象。这一观点可以被一些建筑和城市主义的支持者认同，导致过去的文字形式和细节的稳定。对传统的社会分析承认，这是一种更为复杂、而不是静态的现象。与此同时，传统发明的概念也被广泛地用于诋毁传统本身。本文背离了哈尔布瓦克斯的工作和随后对集体身份的研究，博伊德和里奇森对双重继承理论的研究，对传统的普遍性，科恩对身份社会学的研究。这与传统的演变和发明方面的案例研究相结合。本文介绍了改变和发明的激发社会凝聚力的传统的适用性，以及它们在设计中的使用如何应对社区认同。

**关键词：**记忆、真实性、历史、建筑、城市主义

## The role of evolution and invention of tradition in identity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Melbye Solveig Germany

**Abstract :** Tradition is often presented as simply the past and a static phenomenon. This view can be shared by some supporters of tradition in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leading to a valorisation of literal past form and detail. Social analysis of tradition acknowledges that it is a more complex and not static phenomen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cept of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is widely used to discredit tradition itself. This paper departs from the work of Halbwachs and subsequent studies on collective identity, Boyd and Richerson on Dual Inheritance Theory, Shils on the ubiquity of tradition and Cohen on the sociology of identity, amongst others. This is combined with case studies in the evolution and invention of tradition. The paper presents the applicability of changing and invented traditions that foment social cohesion and how their use in design can respond to community identity.

**Keywords:** Memory, Authenticity, History, Architecture, Urbanism

### 介绍和方法

传统通常被认为是进步的刹车，一种对过去的依赖，抑制了创新和进步进入更美好的未来。这起源于启蒙运动（狄德罗和德朗伯特，1993年），并在20世纪头几十年早期现代主义的打破传统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Chipp, 1970年）。许多21世纪早期的艺术家和建筑师都是早期现代主义理想的继承者，尽管反传统的修辞已经减少，但任何明显的对过去的情感依恋都继续受到谴责（Vidler 1976: 4）。

在20世纪后半叶，对传统的兴趣重新进入了艺术和建筑的主流。保守的购买力在工作室艺术保持与传统的表示（高和西尔维斯特1990）和一些建筑师，主要由富有的私人客户，保持古典传统（阿彻1985），但这些都忽视作为一个反常或复古有影响力的评论家。这些传统进入主流后，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波普艺术、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形式，但仍然是少数民族运动。在建筑方面，后现代主义只持续了大约15年，从70年代中期

到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许多建筑师回到现代主义（法雷尔2004；法雷尔2008；莱瑟姆和斯韦纳顿2002），但一些人已经更真实的转向古典主义的历史，或转向后现代主义的故意古怪（John 2002）。

现代主义的持续追随者，因为他们对传统的不信任，以及新传统主义者，因为他们忠实地采用一致的特定时期的形式，都经常把传统视为历史的一个方面。这种解释可以借鉴字典中对“传统”的定义。在英语中，主要的定义是（有许多子集）：“一个特定社会或团体中的人很长时间以来继续遵循的一种信仰、原则或行为方式，或所有这些信仰，等等。”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或群体中”（剑桥词典）。在西班牙语中，主要是（也有子集）：“概念的传递、文字的组合性、教义、利则、习俗等，一般的启示”。真正的西班牙学术界）。传播的性质没有定义，但如果假设它必须是对不可改变的过去事件的重复，那么过去就必须加以解释，但总是有事实可证实的。这是现代主义者的假设，对他们来说，历史

总是很有趣的,但只是作为发明的刺激或参考过去的改变的理由(Giedon1941)。新传统主义者也认为,对他们来说,历史上准确的细节和类型上的一致性可以被视为质量的衡量标准。然而,通过将传统与历史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两种观点都误解了传统。更好的对传统的理解将表明我们如何能够积极地和创造性地与过去联系起来。

除了文字定义之外,任何讨论过去如何影响现在和未来的起点都必须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虽然我们都不可能地生活在现在,但现在是一个已经发生且不可改变的过去——历史——和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不确定的未来,因为它还不存在(Mellor1998)。我们必须驾驭未来的所有决策,但我们唯一可用的工具都来自于过去。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做到这一点,但我们的参考点总是过去的,尽管往往是直接的。过去的科幻小说的表现非常有效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它们是故意进行创造性的预测,但它们的起源时间仍然非常清楚(图1)。

从逻辑出发,我们可以转向人类的感知。我们所做的、思考和推测的一切都依赖于我们的记忆,而这些记忆只能是过去的记忆。然而,这些记忆并不是一个有序的历史顺序,也不是对事件的逐字记录。它们是一堆杂乱的回忆,这是为了回应一些行动或考虑的愿望,在某种程度上显然与这些行为或考虑有关,事实上,每一次回忆都是一种新的记忆(Fernyhough2012: 8)。我们用这些记忆来进行我们对我们不可逆地走向的未来的推测和预期。记忆不是历史,同样地,大多数关于传统的评论家也特别地将其与历史区分开来。我们将回到这个主题上来。虽然记忆是个体的,但传统本质上是共同的,直到今天在社会中是完全一致的现象。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中分析了传统的作用,从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传统是一种积极的和不断发展的现象,是社会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 集体记忆

与经常被混淆的习惯不同,传统不仅仅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也不能是孤立的;这是一种刻意的公共活动。社区可以是任何东西,从一个家庭到一个国家,或者从一个俱乐部到一个文化。不管怎样,它是一群分享一个或多个传统的人,这些传统在社区中代代相传。这些都将是过去的各个方面,而一个传统则是对过去的回忆。这是一种集体的记忆。

集体记忆和共享的想法——集体记忆——起源于莫里斯·哈尔布瓦克斯的作品。他是社会学学术学科的创始人埃米尔·迪尔凯姆的学生。哈尔布瓦克斯指出:“在社会中,人们通常会获得他们的记忆。也是

在社会上,他们回忆、识别和定位他们的记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一种集体记忆和社会框架记忆(Coser1992: 38)。他更进一步,宣布“我们从今以后应该放弃过去本身被个人记忆保存下来的观点”(Coser1992: 173),并断言“集体记忆必须与历史有区别”(Coser1992: 222)。因此,从逻辑上讲,从这两句话来看,对过去的记忆(因为只有记忆,他一定是指所有的记忆)并没有“保存”过去。集团或社区的集体记忆由哈尔bwachs很特别,“集团的外部环境的形象及其与环境的稳定关系成为最重要的思想本身的形式,渗透其意识的每一个元素,调节和管理其进化”(舔等2011: 142)。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简洁的描述,不仅是对传统,而且是对传统如何构建社区的身份认同。他清楚地指出了集体记忆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我们称之为集体记忆,即传统的整体记忆”,(Coser1992: 141),以及传统和群体身份之间的关系,“每个社会群体都从传统中获得了它的精神统一(Olick et al 2011: 152)。

集体记忆本身已经成为一门学术社会学学科。有趣的是,观察这是如何没有渗透到关于建筑和城市主义的辩论中,所以主流一直反对任何传统的概念。一个例外是阿尔多·罗西,他在1966年的《城市建筑》中引用了哈尔布瓦克斯的话说,“这座城市是集体记忆的所在地”(罗西1982: 130)。正如许多关于集体记忆的学术工作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种夸大其词的说法。集体记忆和传统还有许多其他方面和表现,因此,但物理环境显然是其中之一。然而,研究这些集体记忆和传统的其他表现,看看它们在建筑和城市设计中对传统增添了什么影响,是有启示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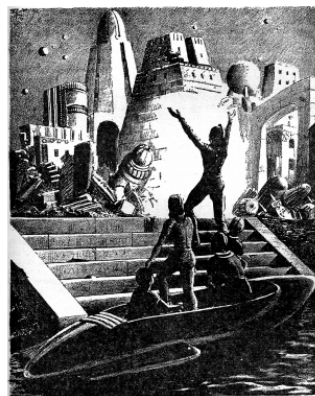


图1. 科幻未来城市,上世纪40年代,(星球故事,1946年夏天,莱顿·弗罗斯特,维基共享)

### 双重遗传理论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天生是一种社会动物”(亚里士多德1990: 1253a),这可以扩展到社区知道

他们是社区的方式。用马克·布洛赫的话来说，“每个社会群体都从构成集体记忆的特定内容的传统中获得了精神上的统一”（Bloch1925）。如果人类的基本方面，智人智人，是存在于群落中，因为不是所有的生物都有这一特征，这将有进化的基础。

我们可以求助于罗伯特·博伊德和彼得·里奇森的工作，他们分别是一名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来证明文化传统的传承对我们的物种身份和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成功是多么重要。博伊德和里奇森利用达尔文进化论的原理，详细分析了社会是如何发展的。他们认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类比，生物进化通常跨越数千年，而社会进化，完全是基于认知的，可以以更快的速度移动。他们的研究仅基于进化论的原则，即“这两个系统都创造了可遗传变异的模式”（博伊德和里奇森，1985：158）和“文化是一种社会传播的遗产”（博伊德和里奇森，1985：33）。他们的分析被称为“双重遗传理论”，基于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在形成人类的过程中是两种速度的伙伴。

与生物进化一样，信息在社区中几代人的传递，文化传递或遗传，“是试错学习的有效捷径。”通过模仿他人的文化规则，个人可以避免学习的成本”（博伊德和里奇森1985：80），它的效率是它成功的原因。它不同于通过观察学习，通常是从父母到后代，对其他物种，因为它是基于社区的，是明智的评估，“允许个人学习是选择性的”。当学习可能更准确或成本更低时，个人可以机会学习，当条件不太有利时可以模仿”（博伊德和里奇森2005：44）。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不可低估。“这些积累的文化传统使我们能够开发比其他任何动物更广泛的栖息地，因此，即使只有狩猎和采集技术，人类也成为地球上最广泛的哺乳动物”（博伊德和里奇森2005：52）。

社会学、生物学和人类学清楚地表明，传统，表演的方式和信仰，人们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或团体继续遵循几代人，都是基本的人类进化和进化的成功，使我们成为文明和建设者，以及我们的身份的基础作为社会团体，水泥社区，使所需的集体行动创造文明和建筑行为。通过集体记忆和文化传播来表达的传统，是使我们成为人类的一个关键部分。

### 传统的普遍性

如果传统确实是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像许多人一样，声称我们正处于一个后传统时代似乎很奇怪（Heelasetal1995）。实际上，我们正在失去人类的一个基本特征，以某种程度上成为现代。然而，这在一些圈子里是一个普遍的观点。雨尔根·哈贝马斯提出，“社会现

代性除了对传统的历史传播之外，还可以发展出自己的进化动力”（1987：72）。安东尼·吉登斯说：“传统是穿着假服装的传统，只有从现代服装的反身性中才能获得它的身份”（1991：38）。这在20世纪早期现代主义的艺术中很熟悉，勒·柯布西耶总结道：“不再有任何习俗，也没有传统的问题”（1923：11），并延续到德国建筑师沃克温·马格的陈述：“这些天我们失去了传统”（劳滕伯格，2008：67）。

对传统作为一种现象的研究，与一种意识形态立场相反，揭示了它们在现代社会中的连续性。爱德华·谢尔在他的开创性著作《传统》中进行了最全面的描述，并以他所称的“规范传统”的形式，确定了大多数现代制度中传统的一致性。他在科学中发现了它们，科学的客观本质通常被描述为传统的对立面，“代表对数学或化学的正确信念状态，它们的断言既假设其正确性，又建议其接受。”这是任何传统或信仰中最基本的最低规范（…）大多数信仰传统在这个意义上都是规范的”（1981：24）。他接着说，“在所接受的传统中，一个未解决的问题的第一个概念和一个关于解决它的概念的产生都取决于传统的可用性和它的掌握。”新知识就不可能。（113）。他还指出传统文学：“所谓的‘经典’在文学和艺术中具有规范的后果；它们为后来的作者和艺术家的愿望“（25）”提供了模型；并认为传统是所有文学的基础：“任何作家都可以把任何其他作家、任何作品或任何时期的任何类型的作品作为他的参考点（…）他不能成为一个没有任何传统的作家“（160）”。我们可以把文学作为所有艺术的代表。

什么是清楚的是，我们的许多社会、宗教和知识机构的合法性取决于他们的传统，“西方当代社会与一个世纪前的近似身份的政治生活模式，大学的组织，类型的宗教机构，信仰，和仪式，和法律制度”（盾1981：33）。谢尔超越了他对传统的持续作用的系统目录（上面只是最简短的总结），与哈尔瓦克斯和博伊德和里奇森就他们在人性中的本质作用达成共识：“实质性的传统（……）对过去的成就和智慧的欣赏（…）以及将过去继承的模式作为有效的向导“（21）；并继续说：“不是因为它们仍然是不变的习惯和迷信的外部表现，而是因为大多数人不能没有它们”（304-5）。

### 传统、历史和真实性

虽然传统可能是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遍及现代社会，但它们的本质需要被理解。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有一种假设，即传统是过去的倒退或一部分，已经渗透到现在，对社会的前进运动造



成了令人遗憾的障碍。这种观点进一步进入启蒙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早期基督教）原则，历史的方向是预定的（启蒙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观点，也是进步），任何阻碍这不仅是错误的，而是历史本身的敌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法国革命者路易·安托万·德·圣正义被称为“死亡天使”，精确地捕捉到，他的谴责可能意味着执行：“在一个创新的时代，一切不新的东西都是有害的”（SaintJust, 1793）。从苏联的集体化到波尔布特的零年。

有一种类似的观点认为，在遵循传统中，你应该准确地遵循你所参考的历史先例。从教会的角度来看，Josef皮珀认为，过去的一致性传统的标志（1994年）。建筑学中的传统主义者往往关注历史的准确性和详细的一致性选择用传统的表示（图2）。这可以用来衡量质量，而读写能力则更有用，尽管判断起来更具挑战性。奇怪的是，现代主义者经常认同对时期准确性的要求，他们至少准备将精确的复制作为过去记录的一种形式。这似乎是基于发明和创造力被保留给现代主义及其美学准则（它们本身往往就是衍生的）。这也意味着，过去的东西被视为历史教训，表明了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应该继续改变。这也是许多现代主义者支持保护和保护的基础。



图2. 爱尔兰蒂珀雷里郡的基尔博伊屋，昆兰和弗朗西斯特里，2015年：传统建筑直接取自历史先例（昆兰特里，摄影师尼克卡特）

然而，大多数评论家都非常清楚，传统并不是历史。Halbwachs是具体的(Coser1992: 222)，并且，“这些记忆的框架从一个时期变化到另一个时期”（172-3）。博伊德和里奇尔森并没有描述一个与历史事件有直接血统的过程。他们警告说，人们不应该“期望模仿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个体很可能会评估替代特征和替代模型，并在这些评估的基础上不成比例地采用一些特征”（1985: 284-5）。盾确定了两个过去：残酷的事实，“什么也做不了来改变这些事实，这些事实是当前人类行为的场景。”这是历史学家试图发现和构建的新

过去”，以及可感知的过去，这是“一个更具可塑性的东西，更有能力被生活在当下的人类进行回顾性改造”。这是“被记录在记忆中的过去”，也是传统的基础（1981: 195）。

一旦传统与记忆联系在一起，正如哈尔瓦克斯用集体记忆所表明的那样，这一原则就会证实。《大备忘录》的作者和编辑皮埃尔·诺拉强调：“记忆和历史，远不是同义词，现在似乎是根本的对立”（1989: 8）。建筑历史学家Aleida Assmann做了一个基本的划分：“记忆属于生物（……），而历史（……）被认为是客观的，因此没有身份”（Assmann2012: 112）。它可以更进一步，不仅记忆不是历史，任何依靠历史与过去客观的关系都是值得怀疑的。根据大卫·洛温塔尔的说法：“没有绝对的历史真理；无论历史学家多么勤勉和公正，他不能像我们的记忆一样，无法描述过去”（2015: 346）。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传统和历史是相关的，但却是截然不同的。没有任何传统在历史上是真实的，在现在制定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成为过去真实的一部分，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它永远是一种现在的行为，与过去的不准确或选择性记忆的印象。传统会随着我们对过去记忆的改变而改变，真的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传统，只有一个被参与的人接受为真实的传统。

发明和增强的传统在传统中通常认为的一种衡量真实性的标准是，它不仅仅是虚构的，而且有一个真正的祖先。在此基础上，并不存在一种新的传统，而这种确实存在的传统的存在，却被用来诋毁传统本身的观念。这本书《传统的发明》是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泰伦斯·朗杰于1983年编辑的著名历史学家文集，现在是第24版，经常被引用。仅仅是标题通常就足够了。这本书充满了形容词，如“歪曲”（1983: 30）“伪造的”（41）和“假的”（44）。霍布斯鲍姆在这些发明中经常看到：“使用，确实经常发明它们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1983: 307）。



图3. 丘普纳佐，圣费明节，潘普洛纳。20世纪的开幕式增加了一个世纪的古老传统（知识共享，照片瓶24小时）



图4. 英格兰多塞特郡的托尔普德尔烈士游行：为一个有122年历史的的活动而发明的仪式，并迅速成为一个既定的传统（托尔普德尔烈士博物馆）

问题变成了，一种传统必须建立多久才能成为一种传统？广告描述等问题的法律定义以几代人来衡量，通常是三到四代。闪光提出了什么构成了一代人的问题？从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从出生到出生，这一代的平均年龄大约是25岁。但是传统是文化现象，而不是生物的，取决于制定传统的一代。“例如，在学校里，孩子们花四年，一代人可能只有四年”（Shils1981：15）。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传统可能会在12年内建立起来。例如，20世纪50年代初，在阿拉巴马州萨姆福德大学举办的一场音乐表演是由学生们建立的。到1965年，它被接受为大学的传统（Morris2018）。

已有的传统也可以添加新的特性。圣明的节日，在潘普洛纳，可以追溯到12世纪，但在1941年的烟花，辣椒，伴随着人群的围巾，成为传统的庆祝活动的一部分，1979年当地政治旋转的烟花也成为一个传统（图3）。

正如霍布斯鲍姆和兰格尔所肯定的那样，传统是经常被发明出来的。他们提供了一些例子：在现代苏格兰社会使用苏格兰短裙，在法国的巴士底日，工会游行。虽然他们对这些发明提出了批评，但他们没有提到它们的效力，即使当发明本身的事实是已知的。现代苏格兰短裙的发明是基于一种真实但相当不同的高地服装形式，但现在它的起源是苏格兰身份的有力象征。巴士底日或国家节日是在1978年89年前攻占巴士底狱的那天成立的。这立即成为了法国共和主义的一次重要的传统游行。英国的托尔普德尔烈士工会游行成立于1922年，以纪念112年前对早期工会成员的起诉。在十年之内，它已经成为英国左翼的集会传统（图4）。正如哈尔布瓦克斯所说，“社会将（……）依赖于其他更符合当今需求和趋势的传统。”但是，正是在这些旧观念的框架内，在传统观念的借口下，一种新的价值观秩序将慢慢形成”（Coser1992：160）。所有这些被发明的传统都结合在一个令人信服的祖先上；它的真实性或准确性都不是问题。

传统的真实性显然是一个复杂的主题。它不是历史上的准确性、寿命或与事件的连续性。传统可以迅速出现，被发明和增强。似乎最重要的是，一个社区接受他们，这样做，足够的提及祖先似乎是令人信服的。

#### 传统的表达

正如哈尔布瓦克斯所证实的那样，集体记忆和传统是相关社区维持其身份的方式。这必须采用社区成员认可的形式（图5）。它必须是独特的，不能简单地是对任何面临或可能面临类似功能性挑战的社区所共享的环境的完全的功能性反应。传统，不同于习俗，将是可见的，经常是象征性的、仪式性的或装饰性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安东尼·科恩在他对苏格兰小社区的研究中指出：“人们象征性地构建社区，使其成为意义的资源和存储库，并且是他们身份的参照物”（Cohen1985：118）。



图5. 印度教寺庙，诺丁汉，英格兰：一个信仰社区的身份的一个清晰的视觉符号

哈尔布瓦克斯指的是“依恋公式、符号和惯例，以及如果我们希望保留产生他们的信仰，必须重复和复制的仪式”（Coser1992：20）。shils证实了它们的象征作用：“传统的边界（……）是象征结构的边界”（1981：263）。博伊德和里奇尔森指出了“武断但主观上有意义的文化符号是如何从功能指标演变而来的，就像复杂的、高度可变的服装和声望的饮食标志一样”（1985：294）。



图6. 日本婚礼：关键的社区和家庭仪式通常包括对古代传统的象征性参考(知识共享, EliShany)



社区身份的传统标志可以特别强大，并以家庭或社会生活中的关键事件为中心。庆祝出生、结婚和死亡的活动通常包括婚礼仪式和独特的服装。政治活动通常以游行、制服和仪式为标志。国家法律的颁布通常包括确认社区参与其法律体系及其权威的程序和程序（图6）。

#### 传统的特征

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传统的某些关键特征：

人类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个人和作为一个社区。

公共积累记忆，赋予群体和所有成员身份。

作为记忆，而不是历史，既不是字面上的，也不是顺序的，而是选择性的，适应性的和折衷的。

被一个群体理解为一种传统，经常以展示、装饰、仪式或象征来表达。

到目前为止，讨论主要是关于传统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从这里收集到它是如何表达的，以及如何在艺术和建筑环境中理解和使用它。

#### 艺术、建筑、传统和社区

一旦我们将修辞从对传统的理解中移除，它就可以给那些开始反对它的人和那些主张反对它的人提供新的视角。

早期的现代主义作家和诗人，与语言和文学的传统相联系，有时也承认传统的持续影响。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的作品“使用了一个传统的主题，但（…）同时修改了它”（戈雅1995：7），灵感来自安达卢西亚的热情，据说是当地音乐和舞蹈的基础：“西班牙一直是由古老音乐和舞蹈的国家激发的”（加西亚·洛尔卡，1933年）。T.S.艾略特在描写传统和个人天赋时写道：“需要坚持的是，诗人必须发展或获得对过去的意识，他应该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继续发展这种意识”（艾略特1919：55）。

这可以与他们的当代早期现代主义艺术家和建筑师形成对比，例如，他们认为，“绘画的建造迄今为止一直是愚蠢的传统”（Chipp1970：289），或“建筑”正在打破传统，它必须从重新开始”（Conrads1970：35）。然而，当传统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不是一种需要反对或捍卫的力量时，就可以看到，现代主义迅速创造了自己的传统。这必须与社区身份相理解。

我们都属于一系列的社区。这些可以是民族的、信仰的、专业的、地区的、地方的、基于利益的或家庭的，其中许多是重叠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传统。这些身份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国家社区可以包含多种信仰，专业社区可以跨越多个国家。然而，它们是单独排他性

的。一个社区要有一个身份，它必须有一个与其他社区不同的身份，否则它将只是另一个社区的一部分。现代主义艺术家和建筑师就是这样一个群体。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任何国家的社区中分享他们的艺术传统，然而，他们可以而且确实在国际上分享他们的艺术传统。这些传统是基于该群体的公共记忆。一个记录良好的历史是通过教育灌输，所有成员将承认其表现在所有形式（图7和8）。这并不妨碍对传统或传统发明的修改，但将需要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由于这些是一个基于可见物体的社区，这些传统将通过展示和装饰，或作品及其形式来表达和识别（装饰只是一种非必要的特征的选择）图9和10）。



图9. 塞米拉米斯，贝鲁特，罗伯特·亚当和法德拉拉·达格尔，2007年：表达城市传统的装饰（亚当建筑）



图10. EQ建筑，东京，竹中公司，2019年：表达现代主义传统的装饰作品（竹中公司）

那些认为自己是“传统”的艺术家和建筑师，按照传统的关键原则，与现代主义者一样，以自己的方式保持传统。有两个主要的区别：他们承认事实，他们通过可见的物体与更广泛的社区分享他们的公共身份。他们的社区是，实际上，它是大多数国家和地方社区的一个子集。在流行的层面上，这可以很好地证明（Ghamehi等人，2013年），大多数人将他们的国家或地区的传统建筑作为他们的身份的一部分。

公开承认自己是“传统”有一个障碍，那就是误解这种传统只是历史。更好地理解传统是一种现象，可以缓和这所产生的限制。传统，作为记忆，从来都是精确

的。虽然在一个相对未经训练的人看来，创作出的作品可能被误认为是历史作品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它并不是成为历史作品所属传统的一部分的必要条件。这种知识释放了传统设计来创造性地适应现代条件，就像它一直一样，这消除了这些传统不能响应新功能、材料或技术的任何异议(图. 11和12)。以所有传统的方式，这将是一种进化，它将与其起源保持一种清晰和可识别的关系。这种演变的本质，避免传统的退化，是这条道路将被较小的传统艺术家和设计师社区所认可，他们是其祖先中知识渊博的参与者。



图11.千禧馆，汉普郡，英格兰，罗伯特·亚当，2000年：创新技术和古典传统的表达（亚当建筑）



图12.阿什利公园，汉普郡，英格兰，罗伯特·亚当，2007年：一座具有古典传统但没有直接先例的房子（亚当建筑）

结论充分理解传统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应该为那些自我认同为传统的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提供信息。传统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再现，其重要性就在于它作为维持社区身份的一种重要手段。这个角色解释了它可以在设计专业和更广泛的社区中所引起的激情，他们看到自己的身份受到他们所认同的传统地方的视觉侵蚀的威胁。同样，现代主义设计师绝对坚持他们的作品不能被误认为传统，这可以解释为迫切需要表明他们的社区成员，他们始终受到更广泛的社区的威胁，需要团结才能生存。这只是一个悖论，即他们的历史是建立在否认任何对传

统的坚持之上的，而事实上，也不可避免地，他们被他们自己的传统所识别。最后，在保护更广泛社区的身份与他们称之为家的地方的身份之间，不能有道德上的选择，这与强制执行一个公开对更广泛社区缺乏兴趣的社区的传统相反。也不能基于创造或创造的自由来主张任何的道德地位；所有的传统都有创新和进化的地方，就像现代主义者和传统主义者一样，这些传统的祖先必须保持远见。

#### 参考文献

- Archer, Lucy. 1985. *Raymond Erith, Architect*. London: The Cygnet Press.
- Aristotle (trans.: Stalley, R.; and Barker, E.). 2009. *Politics*, Book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ssmann, Aleida. 2012. *Cultural Memory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loch, Marc. 1925. Mémoire collective, tradition et coutume: À propos d' un livre récent. *La Revue de Synthèse*. Paris.
- Boyd, Robert; and Richerson, Peter. 1985.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yd, Robert; and Richerson, Peter. 2005.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ipp, Herschel. 1970. *Theories of Modern Ar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hen, Anthony. 1985.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 Conrads, Ulrich. 1970. *Programmes and Manifestos on 20th-Century Architectu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Coser, Lewis (ed. and trans.). 1992.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Ident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iderot, Denis; and d' Alembert, Jean. 1993.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Paris: Editions Flammarion.
- Eliot, Thomas Stearns. 1919. Tradition and Individual Talent. *The Egoist*, vol. VI, 4, September/December.
- Farrell, Terry. 2004. *Terry Farrell - Life and Work - Early Years to 1981*. London: Laurence King Publishing.
- Farrell, Terry. 2008. *Farrells HK: 16 Years of Architecture from London to Hong Kong and Beyond*. Walloon Brabant: MCCM Ltd.

- Fernyhough, Charles. 2012. *Pieces of Light: The New Science of Memory*. London: Profile Books.
- García Lorca, Federico (trans. Kline, Dennis). 1933. *Theory and Play of The Duende*. <https://www.poetryintranslation.com> (consulted on 10/09/2020).
- Ghomeshi, Mohammed; Nikpour, Manour; and Jusan, Mahmud. 2012. Evaluation of Conceptual Properties by Laypersons in Residential Façade Design. *Arts and Design Studies*, vol 3, 13-17.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 Giddens, Anthony. 1991.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Giedion, Sigfried. 1941. *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 the growth of a new trad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wing, Lawrence; and Sylvester, David. 1990. *The Paintings of William Coldstream, 1908-87*. London: Tate Publishing.
- Goya, José. 1999. Poetic Image and Tradition in Western European Modernism.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1, 2, 1-10. West Lafayette,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ürgen. 1987.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eelas, Paul; Lash, Scot; and Morris, Paul (eds). 1996. *Detraditionalisation*. London: Blackwell.
- Hobsbawm, Eric; and Ranger, Terence (ed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ohn, Richard. 2001. *Thomas Gordon Smith and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Architecture*. London: Andreas Papadakis Publications.
- Latham, Ian; and Swenarton, Mark (eds). 2002. *Dixon Jones: Buildings and Projects 1959-2002*. London: Right Angle Publishing Ltd.
- Le Corbusier (trans.: Etchells, Frank). 1923. *Towards a New Architecture*. London: Architectural Press.
- Lowenthal, David. 2015. *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Revisi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llor, David. 1998. *Real Time II*. London: Routledge.
- Morris, Morgan. 2018. *Tradition with a Capital "T" : The Value of Campus Traditions Growth: Th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hristians in Student Development*, vol. 17, 17.
- Nora, Pierre. 1985.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7-24. Berkeley.
- Olick, Jeffrey; Vinitsky-Seroussi, Vered; and Levy, David (eds). 2011. *The Collective Memory Rea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ieper, Josef. 1994. *Tradition: The Concept and Its Claim Upon Us*. *Modern Age*, vol. 36, 3: 217-228. Chicago.
- Rossi, Aldo (trans.: Ghirardo, Diane; and Ockman, Joan). 1982.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 Saint-Just, Louis Antoine. 1793. *Rapport au nom du Comité de Salut public: 1er octobre*. Paris: Bibliothèque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 Shils, Edward. 1981. *Tra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Vidler, Anthony. 1976. *The Third Typology*. *Oppositions* 7, 4: 13-16.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